

第十二回 巧姻緣李代桃僵 空算計人謀天奪

月被雲欺，花遭風妒，教誰特地來相護？層層奸計不容情，剛剛留下相逢路。
一腔奸夢，黃鶯驚破，從前謀算徒辜負。雖然人事巧安排，大都天意親吩咐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程公子受了一場毆辱，送了無數貲財，娶一個看中意的美人為室，指望洞房花燭，跨鳳乘鸞，一生得意的事。那知到手時，雖不至如嫫姆，已大遠於西子。當夜就發揮道：「你不是馮小姐，你是何人？誰做下這奸計調換錦包？」那新人也不軟弱，變起臉來嚷道：「呀！什麼小姐大姐，錦包不錦包。你是縉紳子弟，我是宦家小姐，明媒正娶，六禮成就，各從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今夜花燭合巹，正期百年諧老，成家立業。我又不是瞎眼折腳，敗壞不良，這樣大驚小怪，成什麼規矩，什麼體面？」氣得程公子有苦莫訴，有屈難伸，捶胸頓足，號啕大哭起來。嚇得丫環婦女，個個躲避開去。正是：

狂蜂浪蝶慣貪花，花好何心引蜂蝶，
蜂蝶但思花可貪，孰知花裡有差別。

卻說那些女眷們，正在內房間話，揣摩這對新人必定分外恩愛。只聽得新房中一聲喧嚷，那程夫人也顧不得路黑難行，一逕跑過去。有幾個不關己的女眷，慢慢的張燈，一路笑說道：「想是今夜先放個下馬威哩！」走到房中，但見程公子哭得話也說不出，只在地下跌滾。那新人變了臉兒站著。程夫人不知就裡道：「今夜是你夫妻終身發始之初，也要個吉兆，即有話好好兒說，為甚這般模樣，豈不羞恥。」程公子氣苦太過，未及回答。那新人從從容容道：「婆婆，請坐了方好告稟。寒門陋質凡姿，本不敢仰棲鳳穴。只因婆婆不棄葑菲，再三俯就，山雞野鶩得附於鸞鳳。竊以為君子敬備五德，好德如好色，妾得以勉敦婦道，終身永賴。孰知關雎初賦，琴瑟方調，遽作此暴戾之態，書禮之風何在？恐筆門閨竇，尚存雅道，未有若此之狂妄者也。」程公子道：「母親不要聽這小丫頭放屁。他不是馮小姐，是服侍小姐的使女。」說了又哭。夫人把新人上下仔細一看，金蓮果然粗大，但面龐身段原生得俊俏，且出言雅度，句句達理，事在半信半疑。新人又說道：「婆婆那見得媳婦不是小姐，是服侍小姐的使女？」程公子道：「這丫頭還要嘴強，不要說別件，只是這雙小腳兒，小姐的剛一捻，那樣的麼？我為何情願費這樁銀子，填上又受這一場。」說到此處，不好說出被打，頓住了口。新人忍耐不住，捶胸跌足，要死要活，也號啕大哭起來。夫人慌了手腳，只得且去安慰解勸。這些婦女們，上上下下，個個弄嘴弄舌，說說笑笑。嚇得范雲臣在房門外聽了道：「不信天下有這樣奇事。」一時沒理會處，整整的大家亂了一夜。

程公子挨到東方初白，飛也似跑到石秀甫家，門尚未開，把門亂敲。石秀甫正在睡鄉，被妻子叫醒。口中作夢話道：「不要睬他，自然討賭帳的。」敲之不已，石秀甫被他弄醒，心上惱怒，披了衣服，一路罵道：「那個賊娘養的，清早敲門？我原作意，程家做親後，分下花紅銀來，將去還人。難道昨夜成親，今日這清早就來討了，可恨打斷我的熟睡。」於是輕輕把門門拔出，程公子一腳踢個空，一交跌進。石秀甫一邊往內走道：「專怪你趁早來，跌這翻身也不罪過。」程公子上半身跌在門內，下半身扛在檻上，再掙不起，口叫阿唷。石秀甫聽得程公子聲音，忙來扶起，吃了一嚇。扶至中堂坐下，口內連說得罪，作揖陪禮，拜倒在地。說道：「尊相，此時正好受用，為何來得這樣早？」那時程公子滿身疼痛，四肢如癱，掙出句話來道：「我費這番辛苦，許多銀子，只討得一個使女。」

石秀甫衣服未曾著完，身上寒冷，心內慌張。打個噤道：「難道說他只樣大家，一個使女陪嫁麼？」程公子越加氣塞，把手亂搖。石秀甫道：「呀！莫非陪嫁使女有些姿色，尊相或者得隴望蜀，就要一網打盡，未免口角爭氣麼？」程公子嚷道：「有你這樣糊塗人，故此做這樣糊塗事來。」石秀甫嚇得呆了半晌，摸不著頭腦，頓口無言。程公子道：「你說天下有這樣奇事，昨夜娶來的，不是小姐。」石秀甫心驚膽戰道：「怎的不是小姐？你前日親眼見過的。」程公子道：「因為親眼見過，故知不是小姐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尊相仔細，前見時滿身縞素，如今是遍體綺羅。況且燈下，莫非看錯。」程公子跌足道：「單是這雙腳，便大相懸絕了。這大腳丫頭，我也見過，就是同一個老嫗在轎前走的。你道不要氣死麼。」此時石秀甫也氣呆了道：「不信天下有這樣奇奇怪怪的事。尊相不要著忙，我與令姑夫同作伐的，當官告了馮畏天，不怕他不還原聘。」程公子道：「務要這美人不落空兒。」石秀甫道：「不但美人不落空，還要問他個匿婚詐騙的罪哩。萬事有個理。」程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再費些銀子，也說不的了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待我洗了臉，先去見馮畏天，看他怎麼說。尊相一面去告官，這件事，必要當官批斷的了。我的理順，怕他做甚。」

剛在算計，只見家人氣沖沖跑進來道：「我說相公自然在這裡。」程公子道：「為什麼？莫非換過真小姐來了，你來報信？」家人道：「奶奶說相公清早出門放心不下，著小的找尋，請相公回去，有事慢慢的商量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有理。尊相且回府，包你這美人仍舊到手。」程公子別去。

石秀甫一逕到馮畏天家來。畏天正在家歡喜姪女嫁出，只有嫂嫂一人，是好打發的。算計要把傢伙搬過去，造化住一所大房子，又受用一座大花園，又得了許多田產，料理與憨哥聘了姻。與妻子算計了一夜，剛纔起身。忽聽得石秀甫在外，只道又有什麼好事商量，連忙出來打點，遜謝作揖。只見石秀甫氣哼哼立著說道：「二相公做得好事，得了這許多聘金禮物，把姪女藏過，將一個使女搪塞他，這事了不得，非同小可。」

馮畏天好如青天下打個霹靂，大驚大駭道：「阿呀！你們自己情願，再三上門來求的，大家為好成親，今日為何倒翻出這沒頭爛舌的話來？莫非懊悔用多了銀子，見得人已進門，思量倒扳帳麼？」把胸一拍道：「我老馮不是好惹的呢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我也不知其中就裡。今早只見程公子氣得好像天打的一般，跑來說娶來的不是小姐，我也不肯信，道他錯認胡說。誰知他見過令姪女，是長是短，真容也畫得出的。如今縣裡去見知縣了，我特來問個明白。你又這番說，這件事要包龍圖斷的了。」馮畏天道：「不消用包龍圖，程家扳我的姪女，我只一個姪女嫁還他，難道要我兩個不成？」石秀甫道：「程家原只要得一個真令姪女。」馮畏天道：「難道我昨夜做個紙人，捏個泥塊嫁去的麼？」石秀甫道：「如今不要閒爭，少不得經官動府，自有明白。」馮畏天道：「你們不告官，我倒要告官的，怎要我兩個姪女。」石秀甫弄得不明不白，有口難分，氣憤不過，只得別了。

馮畏天口雖強硬，心裡著忙，暗自躊躇道：「這件事必有蹊蹺。我一向見姪女為人，足智多謀，雖是女子，實具男子之氣。」

頭親事，原是勉強成的。」一頭躊躇，一逕走過來，悄悄闖入房去，先吃了一嚇，只見好端端一個姪女，仍舊在房中煎藥。馮畏天好像雪獅子向火，酥去一半。且把房中周圍一看，嫂嫂臥在牀上，早不見待月那丫環。閩英小姐已知來意，只做坦然道：「叔叔請坐。」畏天道：「好一個千金小姐，做這樣偷天換日的事體。」小姐道：「呀，叔叔的話說得好笑，做姪女的並不曾幹下什麼不良之事，羞辱祖宗，遺累叔父。」畏天道：「程家是個當朝兵部的公子，扳你個過世刑部的小姐，也不為玷辱。昨夜程家一團喜慶，迎娶新人，為何自己躲避，將別人代去？累及我清早受氣，還要經官動府，正有許多不好看的事做出來哩。」小姐道：「若說到這件事，叔叔不消著忙，只要叔叔口裡咬定是姪女，他更有什麼色認？」畏天道：「好說得自在話兒。他前日在墳上，親眼看見姪女生得美貌，中意來攀的，叫我怎生賴得？」小姐道：「若說到墳上看見來扳，越發犯嫌褻禮，公堂之上更好抵對。五倫之內夫婦居其一，實為名教所關。憑月下老人，赤繩繫足，縱配著殘疾醜貌，亦當付之前緣，豈可逞其狂妄乎？」畏天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把誰來代去的？」小姐道：「閨中並無別個，只有待月一人，姿色可觀，且自伶俐，會得見景生情，我又教導一二。況前日聘金禮物，俱叔叔親手收去，只要認定姪女再有何說。母親為這頭親事苦得一病未起，幸留姪女侍奉膝下，苟延餘年，皆賴叔父再造之恩也。」畏天立起身道：「姪女既有這等膽量，有這等智謀，做叔叔的萬不及一。當官訴出真情，憑姪女自去圖賴，賴得脫也是姪女之才幹，賴不脫也與我無涉。所謂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怎得美主張。」說罷，一逕出去了。夫人臥在牀榻，聽這一番話心裡慌張。對小姐道：「女兒，這節事弄巧成拙了，怎生是好？」小姐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再勿憂慮，只怕他私行奸計叫我一時防避不及。若說到公堂，自有紀綱法律，倒好斷此葛藤。」夫人弄得沒法，只得自己保重身子，聽小姐處置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程公子回去就請個訟師，寫了呈詞。主語是坑資匿娶，敗倫滅紀事。帶了公服，投奔縣裡來。那縣官，當初程松做巡按時做過屬官，素知程松是奸黨，不相契合。今忽報程公子在外，有事求見，只道他來抽豐說分上，看了名帖，又厭惡，又不好謝絕，只得賓館迎接。程公子將親事情由述了一遍，就把呈詞遞去。縣官看是切己的姻事，不是說分上，就與他出簽拘審。公人領簽，聽說捉馮畏天，索然無興。走到馮畏天門首，恰好撞個對面，畏天使知來意。說道：「列位裡邊請坐。」公人道：「不消了。」向襪管裡提出簽來，遞與馮畏天道：「求二相公就去，大爺說一個什麼公子在賓館等哩。」馮畏天暗自吟道：「這件事，經了官倒好推脫，不是我將李代桃誑騙了他，俱是姪女做下這詭計，縣官自然斷合，難道姪女又敢違拗麼。」於是對公人道：「既是大爺這般要緊，我也不好耽擱，只好另日送個茶東罷。」公人道：「二相公說那裡話，日後管別人的事，差著我們幫襯一二就夠了。」

大家閒話，回到縣裡，程公子還在賓館等候。公人傳稟，縣官立刻坐堂。馮畏天上去行了生員禮。縣官問道：「新近作過的樂天老先生，可就是令兄麼？」馮畏天打一恭道：「是生員的先兄。」縣官道：「令兄有一令愛，可是生員作主與程慕安對親的麼？」畏天道：「是生員作主，承程慕安不棄寒門，俯為姻契，實出望外。」縣官道：「既是你作主，始初求字之日，何所見面輕諾。至於受聘之後，以及於歸，又何所見把姪女藏匿，將個使女來搪塞。豈不大干法紀，有違名教？」畏天道：「老父母在上，生員若不肯把姪女配程慕安，始初怎敢輕諾受聘。實為先兄面上，完卻姪女終身，斟量許允；俱是生員料理，生員亦甚放心。至於彼來迎娶，縱具前知神鑒，不料有此意外之變，辨其真假。今早原媒石秀甫始有李代之告，生員亦駭聞而莫信，急馳家嫂處，果見姪女宛在。此時生員驚惶莫措，即百喙難辯，求老父母神照情弊，顯然俱係姪女藐視叔父，違逆不從，作此伎倆，與生員無涉。」

縣官向知程松父子品行不端，較之樂天素履，這頭姻事當係錯配。沉吟一回道：「據本縣看起來，生員不得辭其責，令姪女必別有隱情。或者生員為公濟私，勉強曲成，致令姪女有此一舉。本縣看令先兄面上，生員回去與令嫂、姪女商酌，著原媒處妥回話。」程公子連忙跑上堂來亂嚷道：「年兄，這件事沒有什麼處不妥妥，竟著了畏天內叔送還我原聘小姐就是了。」縣官立起身道：「年兄不必性急，既到公堂自有公斷。難道小弟徇私，為了那個麼？」程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乞年兄著原差押出，限刻回話。」縣官不得已只得著原差押出一千人犯。程公子即隨了出來，候他們怎生說處。縣官且退堂不題。

卻說馮畏天被差人押著，又被石秀甫、范雲臣二人言三語四，心上弄得沒法。暗自躊躇道：「如今事處騎虎之勢，一不做二不休。縣官又差人押著就要回話，嫂嫂與姪女俱一般恃頑無理，我再去說也無濟於事，莫若倒答程慕安與縣官說，再出簽票親捉姪女，看他當堂有何抵對。難道再敢恃頑不成。一來脫了自己的干係，二來讓他自去出頭露面，豈不是好。」於是對石秀甫、范雲臣說了，二人拍掌大贊道：「妙極。我說二相公不是這樣人，委實是令姪女的奸計。」石秀甫與范雲臣，忙去把馮畏天的計策，述與程公子聽了。程公子道：「原來果是他姪女故意做作。如此看來，不但有貌而且有智，若非墳上親眼看見，我幾乎被他捉弄。從來好事多磨，我已聘下，一到公堂不怕問官不斷還我，倒覺直捷痛快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我還有一個直捷痛快的計策在此。」程公子道：「有妙計快些說來。」石秀甫道：「一個縣官請他，不敢不來。我們預先請了幾個打行，連府上管家，兩名轎夫，埋伏縣門四下。待他見了官出來，打個暗號，一哄齊來，打開他跟隨轎役等人，竟抬了回去。嬌鳥已入牢籠，怕他飛上天去。難道畏天告了搶親不成？」程公子喜得手舞足蹈，贊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」正是：

他有周瑜計，怎知我又有諸葛謀？

於是忙叫家人帶了公服，再到縣裡傳梆進去。縣官到賓館迎著說道：「弟已差人押處了，年兄又有什麼見教？」程公子道：「晚弟打探委實，不關畏天內叔事，實係淑人的詭計，教妻叔亦勢海而難。乞年兄請淑人當堂宰攢彼棄之由，使弟亦心服，不敢復作此癡想。」縣官沉吟道：「閨中淑媛，又係馮年伯之令愛，現有恩旨著府縣保護其里居，弟怎好輕褻，有辱閨範。況年兄面上又不好意思。莫若緩處，自然玉成佳配。」程公子道：「是公堂不雅，不妨請到後署中，決一從違。晚弟一個原聘，豈可默默受其戲弄，將假作真，亦貴治之風化所關。」縣官躊躇了半晌，暗驚小姐這樣奇智，也不可不一識荊州。答道：「年兄請回，小弟自當領教。」程公子欣欣得計，連忙安排轎夫人眾，專候搶奪不題。

卻說縣官幾費躊躇，一個宦家小姐怎好出牌拘喚。又思量了一回，將一副素紙寫道：

程慕安控詞，本縣理合審問情由，仰原差吳魁，請馮小姐至衙面質，毋誤。

那差人領命，一逕到馮家來，門上傳紙票與小姐看了。夫人病方痊可，又吃一驚道：「女兒嬌養深閨，何可輕涉公庭，恐彼設計叵測。」小姐道：「一個父母官寫個請字，怎好抗違不去。公堂之上自有法度，決不墮其奸計。」於是換了青衣，密拿了剃刀一把，以禦強暴。辭了夫人，喚奶娘隨著，一逕到縣裡來。

知縣吩咐，馮小姐來到後堂相見，轎子直抬到後堂，小姐下轎斂衽跪下。知縣忙叫請起。看見姿容絕世，俠氣驚人，先自驚異。吩咐看坐。小姐道：「老爺在上，賤妾怎敢無禮。」知縣道：「請坐了好講。」小姐於是打旁坐下。知縣道：「令叔作主與程慕安聯姻，可謂良緣佳偶，何甘自冷落，反將使女假充代去？既尊意不願，當辭於未聘之前，既受其聘，即為夫婦。夫婦人倫之大，豈可視

同兒戲。」小姐從容答道：「賤妾之微衷，可以對天地，可以告祖宗，豈獨不可表白於老爺臺下。先父雖位卑職小，素秉進禮退義之風，以此持身，即以此遺訓。膝下止有賤妾，雖閨中弱質，實當養送之任。今親亡未期，察蓼莪而不忍讀，何忍遽詠桃天之章。況母親孤守空幃，茕茕無伴。賤妾再三瀝血告辭於叔父之前，無奈褒如充耳，是妾終不能以孝道事親矣。夫女子適人，大關名節，豈可涉於贈芍之風。今程姓狂游浪行，至妾祖塋，適會妾於祭掃，窺容謀聘。叔父利彼之財，將姪女為香餌。雖云婚姻，實涉犯嫌。妾豈肯隨人顛倒，玷辱先人。實欲全孝守義，所以有假代之舉，實居常處受之隱痛也。」知縣道：「程慕安必要完復原配，所以控於本縣奈何？」小姐道：「賤妾惟謹守閨中，以答君子之用心。至於勒奉枕衾，逼侍巾櫛，則非義之所敢出，萬萬不能從命，乞老爺諒之。」

知縣見小姐言詞侃侃，志氣昂昂，凜凜不可犯，深為駭異。說道：「我說其中必有個緣故，令先尊高風勁節，本縣素所欽仰，今欲為兩全之策，除非令叔完璧聘金，令其另娶。」小姐道：「以五百金之厚貲，入乎出爾，何異虎口取羊。先父所遺薄產尚可售價抵償，若得老爺如此斡旋，則生歿均感不朽矣。」

知縣立身一恭道：「請回。待本縣著令叔兩全處和罷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妾蒙老爺拘喚，敢輕身以待罪，恐彼奸謀暗設，錢神叵測。老爺案下的拘犯，設或墮計，豈非有失官箴，殊費周折，敢懇尊裁，曲賜庇護。」知縣點首會意，深服小姐之性靈智足。即喚皂快四名，護送小姐回宅。這裡小姐上轎出衙，那程公子早已備停當，四下埋伏。程公子、石秀甫觀望消息，一見轎子出來，喝應一聲，埋伏齊出。那四個押送公人厲聲喊叫：「老爺吩咐不許粗魯。」只見人叢中跳出兩個漢子，狼勇亂打。那眾人倒的倒，跌的跌，一個不敢上前。一個漢子迴護轎子，飛也似去了。正是：

盡道人謀勝，誰知天意定，

天意若不定，萬事皆可競。

兩個好漢是誰？一人保護小姐轎子去了，一個在縣前被程家蜂擁住了，不知怎生結束，看十三回。